

美国恐怖小说之王 斯蒂芬·金 最新代表作

致命游戏

GERALD'S GAME

斯蒂芬·金 / 著

STEPHEN KING

雷鸣 / 译

斯蒂芬·金最新代表作

致命游戏

[美]斯蒂芬·金著
雷鸣译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致命游戏

ISBN7—80506—566—7/I·287 ¥18.00元

I. 致…

II. 雷…

III. 小说—恐怖—美国

IV. I712.46

斯蒂芬·金最新代表作

致命游戏

[美] 斯蒂芬·金著 雷 鸣译

*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吉林东北亚文化发展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50 字数: 200千字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80506—566—7/I·287

定 价: 20.00元(全二册38.00元)

第一章

这是十月里的一天，微风拂过整幢房子，杰茜听到后门“砰”的一声轻响。一到秋天，胀大的门框使人无法一下子把门关紧。这次，他们又忘记了这一点，她想提醒杰拉德在他们沉迷于彼此的爱抚之前先去把门关好，因为那“砰砰”的叩门声总使她感到心烦意乱。但转念一想，又觉得有点煞风景——这样做会把整个情趣破坏掉的。

真有什么情趣可言吗？

问得好。当杰拉德把钥匙插进了第二个手铐的锁眼时，随着从左耳上方传来的“咔嚓”一声轻响，杰茜意识到：至少对于自己来说，好心情已经一扫而光了。当然，也正因为失去了兴致，她才会格外注意那扇没被关上的门。她明白，在这种为寻求刺激而被捆绑起来的做爱的游戏中，她很快就会因为缺少兴致而觉得索然无味的。

当然，杰拉德可不这么想。他只穿了条短马裤。杰茜不用看他的脸就知道他仍然兴致高昂。

“这可真蠢，”她想。但只用一个“蠢”字来形容并不全面——还有点可怕，虽然她不愿承认这一点，但事实如此。

“杰拉德，不这样行吗？”

他愣了一下，微微蹙起的眉头显示出他有点不高兴。他穿

过屋子走向浴室门左边的衣橱，表情默然。她躺在床上看着他，伸展的手臂像个大大的“八”字，这使她看起来有点像在《猴王》^①中被缚的费·瑞恩^②等待猴王时的情景。她的手腕被铐在了桃花心木的床柱上，由于手铐中间的链子，她的手只有大约六英寸的活动余地——最多六英寸。

又是这样“咔嚓”的两声轻响。她想，对于这样一个星期三的下午，她的耳朵似乎太过敏锐了。他把钥匙放在衣橱的最上层，转身向她走来。在他头顶上，从湖面上反射过来的阳光照在卧室那又高又白的天花板上，依稀闪烁着。

“你说什么？你知道你给我泼了一盆冷水！”“这事从来就没有什么魅力可言。”她心里想，但并没有说出来。

他咧开嘴笑了。他的前额上有一个细长的美人尖，黑得像乌鸡的翅膀。他那臃肿的脸上显出异样的红润。她很在意他笑时所显露出的某些东西，但她搞不清那到底意味着什么。

“你当然清楚，那傻笑使他显得格外的蠢。你甚至能明显地看到他的智商指数随着他咧开的嘴角十点、十点地往下滑。当他的嘴全部咧开的时候，你那不当政府律师的丈夫看起来简直就像一个刚从地方金属器材厂下班的警卫”她想。

虽说这形容有点残忍，但却相当精确。然而，你怎能告诉那个和你同床共枕二十来年的丈夫：他咧嘴傻笑的时候，就像个轻度精神病患者呢？答案很简单：当然不能这么说。不过，当他微笑时情形则大不相同。他微笑时相当可爱。她想正是他温和而风趣的微笑促成了她与他的第一次约会。这又使她想起

① 《猴王》：一部电影的片名。

② 费·瑞恩：《猴王》中的一个角色。

了父亲的笑容：他总是在晚饭前，一边啜着姜水和奎宁水，一边给全家人讲他年轻时的趣事。

可杰拉德不是在微笑，而是在傻笑。她觉得他咧嘴笑的时候简直像个色狼，或是像个海盗。她伸着胳膊躺在那儿，只穿一条比基尼内裤，从这个角度看，他只是显得有点蠢——不，是有点迟钝。毕竟他在短暂的发情期中射精时，并不像男性杂志上的那些家伙一样粗野。他不过是个面色红润脸盘很大的律师，美人尖正逐渐稀疏，过不了多久还会完全秃顶。

在她看来，重要的不是他能不能勃起，而是他的傻笑。因为每当他这样笑时，总是对她的话充耳不闻。她应该提出抗议，毕竟，这只不过是场游戏。

“杰拉德，我是认真的！”

他的嘴咧得更大了，又露出几颗细碎的牙齿，这使他的智商指数又狂跌了二十到三十点。他仍旧不理睬她讲的话。

“你能肯定，他没有把你的话放在心上吗？”她想。

是的。在与他共同生活了十七年后，她才意识到，他好像一本她始终读不懂的书。不过在通常情况下，她自认为还是能了解他在想什么的。她想，如果她做不到这一点的话，一定会出现某种严重的分歧。

“如果你真的知道他正在想什么，那么，他为什么不理睬你的建议？为什么看不出你提出解铐的要求，并不是想在这个老游戏中添一个新花样。”她思忖着。

现在，轮到她皱眉头了。她总能听到自己心中的某些声音。虽然很少有人谈论起它，但她相信：每个人都能听到自己心中的声音。这些声音中的大多数早已成了她的老朋友，和它们交谈就像穿着卧室的那双拖鞋一样舒服、自然。然而现在这

个声音却很陌生，而且令人很不舒服。它很有力，听起来既年轻、强壮，又显得有点儿不耐烦。现在，它又开口了，回答它自己提出的问题：“不是他听不懂你的话，而是有时他不想去听懂你的话。”

“杰拉德，真的——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样。去把钥匙拿来打开手铐，我们来换个花样怎么样？只要你喜欢，我会做得很棒。或者你只要把手放脑后躺在那儿，让我在你上边，怎么样？用另一种方式。”

“你真的想这么做吗？”那个陌生的声音问道，“你真的愿意和这个男人以任何一种方式做爱吗？”

杰茜闭上眼睛，似乎这样她就会摆脱掉那个声音。当她睁开眼睛时发现，杰拉德正站在床脚边，内裤的前端像轮船的船头一样支了出来——或许用孩子的玩具船来形容更为恰当些。他的嘴咧得更大了，连最后面的几颗镶金的牙齿都露了出来。她这时才意识到：她并不是不喜欢他这种傻笑，而是蔑视它。

“如果你能非常、非常乖的话，我会放开你的。你能保证非常、非常的乖吗，杰茜？”

“又是这一套，”那个陌生的声音说，“陈辞滥调！”

他把两个拇指勾在短裤的松紧带上——样子像个可笑的枪手——迅速地脱下马裤，露出了他那非同一般的阳具。那东西如今毫无遮掩地呈现在她的眼前了。当她作为一个少女第一次把贞洁献给对方时，她感受到的不是那种令人震颤的爱的力量，而是某些混杂着逆来顺受、殷红和阴蒂撕裂般的疼痛的复杂感觉——五英寸的生殖器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两三年前，在她为数不多的一次旅行中曾看过一场名为《建筑师的肚子》的电影。她想，“有意思，在我眼前的这一幕就可以叫《律师的

生殖器)。”为了免得笑出声来，她不得不咬住嘴唇——在这个节骨眼上笑可不太明智。

忽然，她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因而所有想笑的念头登时一扫而光。那就是：他并不知道正是他本人的反应使她对解铐的要求变得强烈起来。杰茜·马科·伯林根——杰拉德的妻子，玛蒂和威的姐妹，汤姆和萨拉的女儿——其实并不在这儿，当杰拉德锁上手铐的时候就已经不在这里了。杰拉德的那些从少年时代就开始订购的男性冒险杂志堆在一堆毛皮杂志的旁边，塞在他桌子最下面的抽屉里。杂志中的女人戴着珍珠饰物跪在熊皮地毯上，全都一丝不挂；而书中的男人则都暴露着性器（不过他们的性器根本无法与杰拉德的相媲美）。书的背面是淫秽电话广告及九百个电话号码，中间登着一些要送到解剖室的女尸启事。现在，她的脸上显示出一种近似惊愕的表情。她在想充气娃娃那红润的皮肤，平滑如卡通画般标准的身体和千篇一律的面孔，内心深处燃烧起炽烈的火焰。想像中所展示的那幅图景要比这个愚蠢的游戏可怕得多。

但任何事情都没有影响她听到那些哪怕是最细微的声音。她听到电锯在某个耳力范围内的树林中咆哮——大概有五里地吧；近一些，在卡什渥克马克湖中心，一只野鸭正迟缓地准备它一年一度的南徙，它那疯狂的叫声刺破了这个明朗的十月天的宁静；再近些，是北岸的某个地方，一条狗发出刺耳的金属磨擦般的声音。但杰茜感觉到一种奇特的舒适感。还有，就是那扇门，松垮得像一颗在烂齿龈里晃动的破牙，拍打着胀大的门框。她觉得这种声音简直能使她发狂。

杰拉德光着身子，习惯性地推了推他的眼镜，他跪在床上，双眼闪闪发光，试图爬到她的身上。

她知道，正是他眼中的火花，使她在厌倦了这种游戏后，仍然掩藏着心中的不满而没有反抗。因为已经有很多年杰拉德没有用这样炽烈的眼光看她了。

她并不丑；一直坚持在节食并基本上保持了体型，但杰拉德对她的兴趣还是不断地减弱。她想他的酗酒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由于对她的失望而造成的。比起他们刚结婚时，他现在的酒量可真够吓人的，但她知道酗酒的原因不止如此。不知道老一辈人是怎么看待交媾繁殖理论的，它似乎不应在热恋中的男女间占有一席之地，至少在她读过的英国文学里的那些浪漫诗歌中未曾出现过。但上了大学以后，她发现生活中还有约翰·济慈^①和帕萨·雪莱^②从没提到过的丑恶现实，当然，他们死时都要比她和杰拉德现在年轻得多。

此时此地，这些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事实上，她这样顺从地接受早已超出了自己的意愿，她这样做仅仅是因为她喜欢杰拉德那热烈的眼神，那眼神使她感到自己年轻、漂亮、充满欲望。但是……

“如果你认为他眼中的火焰是为你而燃烧的，就大错特错了。注意，或许那些你所谓的让自己感到年轻、漂亮、充满欲望的说法不过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慰。如果你决定继续忍受这种屈辱，现在就该做出决定——一个实实在在的决定。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委屈？”

是的。

“杰拉德，我是认真的！”她大声说。火焰在他眼中晃了一

① 约翰·济慈：(1795—1862)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② 帕萨·雪莱：(1792—1822)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下。好，他终于明白我的意思了，最起码看上去如此，所以事情解决起来要好办得多，虽然不一定会非常顺利——毕竟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非常顺利地解决过问题了，但这次说不定可以一试。火花在他眼中蔓延，之后，这个白痴又咧开了他的大嘴。

“我会教训你的，傲慢的小美人。”他说。他确实是这么说的。他在说“美”的时候，那口气就像在维多利亚爱情剧中的房东。

“既然如此，就顺着他吧，一会儿就会过去的。”

这是那个她熟悉得多的声音。她很想顺从地接受它的建议，她不知道，也不关心格罗维亚·斯蒂内姆会不会赞同，但这建议是如此诱人而实在——来吧，一切都会变得完美无缺的。

他的手轻柔地伸向她，并抓住了她的乳房。短粗的手指好像生殖器勃起时的龟头一般红润光鲜。她心里突然产生一种强烈的反感。她上下急剧地扭动着屁股，极力想躲避开那双手。

“等一等，杰拉德。打开手铐让我起来！自从去年三月份还下着雪的时候，我就玩腻了这种把戏！我一点都不觉得刺激，只觉得荒唐！”

这次他听清了。她可以看出他眼中的火花像一阵疾风吹过烛焰，立刻消逝得无影无踪。她又想起那两个放在他身上最合适不过的词——“愚蠢，可笑。”他这个戴着厚厚眼镜的胖子，自从18岁后就从没有约会过。在他大学二年级时，他的生活正如他自己形容的那样：“或多或少地是在别人的控制之下度过的。”他的生活就像一匹戴上嚼子的野马。她知道他的高中生活就像一场恶梦，使他不仅怀疑自己，也不相信其他任何

人。

作为一名律师，在事业上的成功多少使他恢复了一点自信和自尊。她相信，使她成为他的妻子也应是成功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他最引以为豪的一部分。但她以为那场恶梦还远没有结束。在他的心灵深处，那些在教学大厅里欺负他的小流氓们仍然阴魂不散，仍然在嘲笑他除了对杂志上的裸体女人想入非非之外一无是处。还有就是那些恶意的评语，比如说“愚蠢，可笑”等等——一切又重现在眼前，似乎高中生活就发生在昨天。至少她这么想。她经常认为那些精神分析学家在很多事情上都蠢得出奇，但对于那些长久以来一直折磨着她的回忆，他们的解释还说得过去：一些记忆就像恶毒的水蛭一样紧紧地吸在人的头脑中，比如说那两个词“愚蠢和可笑”，让人一下子就能联想到他们扭曲而病态的生活。

她本以为他会采取什么手段来使她蒙受羞辱，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她感觉稍微轻松了一些，“我想，我可能是太累了，不想再这样装下去了。”这个想法在她的头脑中延伸成另一个问题：她应该为满足自己的性欲制订点儿计划，如果这样的话，这种戴手铐的游戏应该被毫不犹豫地扔到臭水沟里。那些玩意使她觉得下贱——整件事情都使她觉得下贱。在最初的几次中，这游戏总是夹杂着一种令人不安的兴奋。那时是用围巾缚住手腕的，有时她甚至会连续地进入高潮——那在她是很罕见的。无论如何，她当时不太在意那些负面的东西，毕竟“下贱”只是她当时感觉中的一部分。但在杰拉德改用手铐之后，她就开始经常做恶梦，然后被湿腻腻的臭汗和喘气声惊醒。她只记得其中的一个梦，那记忆遥远而模糊：她光着身子，在暮霭降临时，在草地上玩槌球游戏。

“别想那么多了，杰茜，这些事情可以换个时候再想，现在最重要的是让他放了你。”她在心里提醒着自己。

是的，这不是他们的游戏，这只是他自己的游戏，她参与它只是因为杰拉德希望她这样做，而事实上这游戏对她来说早已变得无聊而可笑了。

湖面上又传来野鸭那孤独的声音。杰拉德的不满显示在他那张似笑非笑的脸上，那表情好像是说：你这母狗，你竟然把这么绝妙的游戏说得一文不值！

杰茜一下子想起上一次杰拉德这样看着她的情景：那还是八月份，杰拉德回来时拿了本带彩页的宣传小册子，并跟她说他想买点东西。她说可以。当然，如果他想买个勃斯奇^①他们还是买得起的，可她认为他更应当把这笔钱花在参加森林大街健康俱乐部上——两年前杰拉德就下决心参加了。可是却一直没去。“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玩不了勃斯奇。”她知道自己说得太直率了，但确实没有拐弯抹角的必要。他当时非常生气，觉得她一点儿也不在乎他的感受。之后，这类事仍不断发生，她虽然很难过但却不知如何是好。

“杰茜，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强压着自己的怒气问道。杰茜懒得回答，因为她知道杰拉德这样问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那其中包含的意思其实很简单：“你真让我伤心，杰茜，你不想玩这个游戏了。”

但当时，她决定假装没听出他的弦外之音。

“我的意思是，无论你买不买勃斯奇，到冬天时你也是快奔46岁的人了，而且，杰拉德，你已经超重了三十磅！”——

① 一种淫具的牌子。

残忍，是不是？但她实在不想捅破这层窗户纸。为了逃避他的目光，她把视线投到了他拿给她看的那本小册子上，册子封皮是一张跑车的照片。忽然，她的眼前闪现出一幅画面——她看到一个脸蛋粉嘟嘟、胖乎乎的小孩套着游泳圈漂在游泳池里。

杰拉德从她手里抢过杂志，头也不回地走了。关于勃斯奇的话题再也没有提起过，但她从他眼中看到了怨恨的目光。

现在，他眼中的怨恨要比上次强烈得多。

“你说过，这事听起来挺有意思——这是你的原话，不是吗？”

她真的说过吗？可能吧。但那一定是个错误，一个愚蠢的错误，就像在香蕉皮上滑了一跤，仅此而已。当两个人的身体贴在一起，他婴儿般的呼吸喷在你的脸上时，你怎么能告诉他你的真实想法，而惹得他勃然大怒呢？

她无法回答，只好转移目光，去看一些她根本不感兴趣的东西。

“杰拉德，我只是不，不……”

“不喜欢？噢，这是最后通牒是不是？我每天要在外面忙上一整天，如果我们晚上做，那第二天上午的班就不用上了。”他愤愤地想了一会，接着说：“可你说过的，这很有意思！”

她开始像个疲惫的老拳击手那样寻找着借口：“是啊，我说过，但我现在头痛得很；是啊，但我现在要来月经了，所以很难受；是啊，但我是女人，应该享有女人善变的特权；是啊，但现在我们并没有感到什么乐趣，相反却使我感到恐惧——你这个缺德、野蛮的家伙！”是说他理解错了还是说他太以自我为中心？她的决定在这两点上徘徊。

在她做出选择之前，那个陌生的声音忽然响起——这是它

第一次大声地说了出来。杰茜高兴地发现，那声音就像她在心中听到的一样——有力、干脆、有节有制，而且听上去出人意料地熟悉。

“你说得对，我承认我说过。但我的意思是，咱们可以变个方式玩玩。在你上班之前我们可以在弹簧床上蹦蹦，然后悠闲地坐在地板上；也可以在太阳下山后，玩玩猜字游戏，这也算犯罪吗？杰拉德，你是怎么想的，说说看——我真的很想知道你的想法。”

“但你说过——”

接下来的五分钟里她用各种形式告诉杰拉德她想卸下这该死的手铐，可他仍无动于衷。她的耐心已到达了极限，“老天，杰拉德，我一开始就没有在这件事上体会到任何乐趣！如果你不是榆木脑袋，你早就该意识到这一点！”

“以你的口才、你的机智和一针见血的辩论……有时，我真懒得……”

“杰拉德，你在考虑事情的时候从来不替别人想想。见鬼，这到底是谁的错？”

“我不喜欢你现在的这个样子，杰茜，一点儿也不喜欢。”

事情越变越糟，现在已经变得有点儿令人恐惧了，而最可怕的则是事情变化得太快了。忽然间，她觉得很累。她想起了老保罗·西蒙的歌：“这是个疯狂的爱情，我不想缠绵其中。”唱得好，保罗！你虽然矮小，但却能一语中的。

“我知道你不喜欢，但这并不重要，现在我们谈的是手铐，而不是在我说实话时你喜不喜欢我。现在我想把手铐摘掉，你听明白了吧？”

他不会明白的。她越想越难过——那个从来不认真听她讲

话的杰拉德又回来了。

“你真他妈的说话不算话！真他妈的尖酸刻薄！我爱你，杰茜，但我讨厌你这张该死的嘴——一直都很讨厌！”他用左手心抹了一下噉得老高的嘴，神情忧郁地看着她——可怜的、被利用的杰拉德！他要负担一个女人的生活，却没能耐留住这个女人的芳心；现在她又拒绝尽妻子在性生活上应尽的义务；哦，可怜的、被利用的杰拉德！但他没有显示出任何迹象要去到浴室边的柜橱上拿钥匙。

她的焦虑不安变成了愤怒和恐惧。在她的记忆中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那时，她大约十二岁，在她的生日晚会上，她的弟弟威尔把手指塞到了她的屁股中间，所有的朋友都看到了这一幕。笑声一下子淹没了整幢房子。但整个事情对她来说，一点儿也不可笑。

威尔当时是笑得最凶的一个。他一手拄着膝盖，笑得透不过气来，一头长发盖住了他的脸颊，（因为在毕特斯、斯通、斯彻和别的理发店来这里之前，威尔很少有机会剪发），这挡住了他的视线，他没有想到杰茜会这么生气。平时，他是很了解她的脾气的。他不停地笑，这使她的愤怒像泡沫一样膨胀起来。她想做点什么来阻止他们，要么干脆就大发雷霆。当威尔抬头看她时，她攥紧拳头冲着他的嘴巴就是一拳，他像个保龄球似的滚了下去，然后嚎啕大哭起来。

后来，她努力安慰自己说，他哭了不是因为她弄痛了他，而是因为他被吓了一跳。可即使她那时只有十二岁，心里也清楚地知道，她的确伤害了他，而且伤得不轻。他的下嘴唇被划了一道口子，上嘴唇则划了两道。她做得太过份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仅仅是因为他的愚蠢的举动吗？他毕竟才九岁，九岁

的孩子做事通常都是没轻没重的。不，不是因为他的愚蠢，而是因为她内心的恐惧，因为她害怕如果她不在愤怒和尴尬时做点什么，肯定会怒火中烧，从那天起，一些事实已经开始初露端倪：在她的内心深处藏着一口井，里面贮满了有毒的液体，当威尔摸她的屁股时，就像一只桶被放到水井底，捞起满满一桶的浮渣和蠕动的蛆虫。因为这个，她恨他——恨那些让她不得不反击的东西，这才是那个真正的她。这些深埋在心底的东西使她恐惧。现在，许多年过去了，她发现它们仍然蛰伏在她的潜意识中仍然使她极度愤慨。

“你不应该让心中的丑恶蔓延。”他想，但心里却对这个想法没有一点儿概念，“如果这样做的话，你就太该死了。”

“我不想跟你争论这个问题了，杰拉德，快去拿钥匙打开这该死的东西，放开我。”

“如果我不打开，你能把我怎么样？”他的回答使她大吃一惊，一下子没能回过味儿来。

他的语气很奇怪，似乎暗示着什么。通常他说话时语调中总是透出坦率和友善，好像在说：由我做主，你放心好了。而这一次他低沉的声音中带着一丝调侃，使她感到是那么的陌生。

他的眼中闪现出那炽热的火花，这火花曾一度像灼热的氖光灯一样挑逗起她的性欲。杰茜的目光落在了他那金丝镜框边上，发现他正斜视着她，使她无法清晰地捕捉到他眼中蕴含着的那些东西，但它的确在他的眼中闪现，这一点毋庸置疑。

她忽然对杰拉德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印象：他不仅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含胸驼背，看起来反而似乎比她记忆中的任何时候都高大。

“如果不，你能把我怎么样？”

在她的注意力转到这个令人震惊的问题之前，她脑中滤过了很多东西。这一次她终于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并理解其中的意思了。这使她的愤怒和恐惧一下子涌上了一条危险的狭路。她内心的那只桶又被摇动着去舀取那些粘滑、恶心的浆汁——漂浮的泡沫里滋长着各种微生物，像生活在沼泽中的铜头蛇一样剧毒无比。

厨房的门又“砰”的一声撞在门框上；树林中那嘶裂、绝望的狗叫声听起来更近了，长时间地在这种声音中生活真让人难以忍受。

“听着，杰拉德，”她听到心中那个陌生的声音高声说。虽然她觉得这声音本可以找一个更适当的时机来打破沉默，但她还是欣赏它。这不是她的一贯作风，可此时此刻她还是无法抑制对这种声音的钦佩之情。

“你在听我说话吗？我知道这些日子只要是我挑起的话题，你总是心不在焉，但这一次的确事关重大。亲爱的，你现在能听我说句话吗？”

他跪在床头看着她，好像她是一个来自史前的怪物。他的脸上布满了红色的细纹（她认为那是因为他喝了太多烈性白兰地的缘故），如今更是红得发紫，额头上的细纹却黑得像块胎痣。

“好——吧。”他说，那奇怪的语调把这两个音节拉得很长，“我听着呢，杰茜，你说吧。”

“好，你到那边的柜橱上把钥匙拿过来，然后打开这支手铐。”她摇了摇右腕，“然后再开这支。”手铐在她的摇动下“嘎嘎”直响，“如果你现在就动手，我们还可以在回到波特兰